

Technology and Dea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humanism—An Interpretation of Delillo's *K-Zero Degree*

Lidan Zhang Hongli Li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arb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81, China

Abstract

Delillo is one of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post-modern writ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His works focus on the social reality and have a very clear realistic significance. His book *K-Zero Degree* is an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 crises facing humanity between technology and dea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humanism, this paper deeply interprets Delillo's thinking on the development and death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post-modern society, and probes into the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value of his works.

Keywords

post-humanism; Delillo; *K-Zero Degree*

后人文主义视角下的科技与死亡——德里罗《K氏零度》解读

张丽丹 刘红丽

哈尔滨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中国·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1

摘要

德里罗作为美国后现代作家中, 极具代表性的一位, 其作品聚焦社会现实, 具有很明晰的现实意义。他的作品《K氏零度》, 深入探讨了人类在科技与死亡之间所面临的种种危机。论文从后人文主义的角度, 深入解读德里罗对于后现代社会中所面临的科技发展与死亡的思索, 探讨其作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

关键词

后人文主义; 德里罗; 《K氏零度》

1 引言

唐·德里罗是美国后现代极具影响的小说家之一, 其作品涵盖了长篇小说、短篇小说以及戏剧等多种创作形式, 他的作品一直保持着对社会的冷静思考以及超前的敏感度。同时, 德里罗也是极具创造力的后现代作家, 迄今为止, 他已经发表了 18 部长篇小说, 1 部中篇小说, 3 部剧本, 以及多部短篇小说, 是美国最高产和具有影响力的后现代派小说家之一, 至今笔耕不辍。

德里罗小说的魅力, 不仅在于他与众不同的语言特点, 他对于后现代社会的种种危机的深入领悟与思索, 使他的作品具备着独特的吸引力。他的《白噪音》凸显了社会的精神危机, 《大都会》讲述了后现代的人类迷失, 《坠落的人》凸显了“9·11”事件之后人们的迷茫与创伤, 而《K氏零度》则从后人文主义角度独辟蹊径的描述了死亡与科技之间

这一人类所必将面临的伦理冲击。

2 德里罗晚期作品的写作特点

整体而言, 德里罗对语言保持着乐观的态度, 在他的作品中, 他对于语言的视觉美感有着特别的迷恋。众所周知, 德里罗小说的特点之一, 是字母以及文字所呈现出来的印象。他会“从一种奇妙、个人化的角度来看待它们, 认为它们具有一种视觉上的特点”。他会“花时间去观赏它们”, 认为“那些字母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并“随后在写作中开始关注单词的构成”。

德里罗的作品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 就开始关注写作的词组、句子等的视觉感觉。他自己曾在访谈录中提及, 他在创作他的小说作品《名字》的时候, 就是有意识的把“那些我在希腊大街上以及考古地点的视觉感受, 转换进我自己的文本之中, 我也开始更深地感受到自己书写出来的单词的视觉效果, 在这些实践中, 我感觉自己的写作达到了此前作品没有的深度。”

德里罗是一位天生的小说家, 对写作具有天生的灵感,

【作者简介】张丽丹(1978—), 女, 中国黑龙江哈尔滨人, 硕士, 副教授, 从事英语语言文学研究。

正如他自己在访谈中所提到的，他是“靠直觉写作”。他在完成小说的时候，往往不会过多关注小说的写作技巧和提前构思结构。德里罗曾经说过，他所需要做的就是“只是将文字铺陈，让那些句子一一出现^[1]”。在德里罗的后期的作品中，他会有意识地使用简短的句子，并开始注重文字所呈现出来的形式美。整部小说，基本没有过多繁琐的句式和华丽的词藻，言简意赅，但却荡气回肠。

3 后人文主义视角下的科技与死亡

德里罗曾经说过，“如果写作是思考经过提炼浓缩的形式，那么提炼的最浓缩的写作，也许就会终结为关于死亡的思索^[2]。”在德里罗的作品中，对于死亡这一主题的探索以及思考，一直是不变的关注点。同时，对于德里罗作品中的人物来说，死亡也绝不意味着生命的终结，死亡是另一种形式的艺术体验。

死亡与科技的结合一直是德里罗小说所关注的主题之一。在《美国志》当中，德里罗就开始了对灵魂与身体死亡的探索与书写。德里罗在这本小说中写道，“在我们称之为死亡的状态下，灵魂与身体结合。但是尽管我们死亡了，我们并没有死去，因为身体和灵魂在此完好无缺……^[3]”类似的，他在《拉特纳星》中，NASA的顾问纳斯莫博士也在妻子死后将她放置在冰箱里，希望在将来有一天能够将其复活。尽管这种复活技术与《K氏零度》中所涉及的技术相距甚远，但其背后的理念是一致的，都是后人文主义关照下的灵魂与肉体的某种分离。

虽然德里罗写了很多关于现代技术的小说，但他本人对于现代的技术对人所造成的控制感和压迫感是非常抵触的。这一观点在他的小说《欧米伽点》中就开始得以体现。“欧米伽点”是法国神学家夏尔丹（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1881—1955）的神学思想的中心术语。在《欧米伽点》中，夏尔丹把希腊字母“欧米伽”的符号意义“终点”与“死亡”的字面意义等同，后来又将其应用于人生哲学的神学升华。夏尔丹认为，人的向死而生是一个“进步的、目的论意义上的目的地，一个终结点”，也就是“欧米伽点”。夏尔丹认为，在人生达到“欧米伽点”的时候，人的肉体虽然已经不复存在，但意识仍然是存留的，甚至会进化为一个“最高复合体”，是“整合了全世界人类意识的统一体^[4]”。

《K氏零度》是德里罗的第17部小说作品，创作于2016年。在这部小说中，德里罗延续了其作品一贯的风格，在作品中深入且独到的刻画了爱情、亲情、家庭以及生死等社会伦理内容，体现了作者对于后现代社会下人的生存状态的反思与见解。在他2016年创作的《K氏零度》中，德里罗开始正式的书写后人文主义背景下的死亡，在这部小说中，人体冷冻技术可以分离人的肉体 and 灵魂，能够改变人类生老病死的自然法则，实现某种意义上的永生。后人文主义（Posthumanism），有时也被叫做后人类主义，主要探讨依

赖高科技技术延长人类生命，改善生命质量，提高人类医疗水平等方面的研究。通常都预示着一种通过现代技术对人类的精神或身体方面的能力进行提升的情况，常常伴随着类似“超人，超能力”的词汇而出现。

《K氏零度》并不关心科技如何实现永生的过程，德里罗更关注的是人体冷冻技术是如何对当事人心理造成影响。在《K氏零度》这部小说中，人的器官可以再造或者替换，人的记忆也可以利用技术重新植入，人在生物层面上的界限已经开始变得模糊。实际上，德里罗本人对现代技术始终是持保守意见的，他自己本人甚至都不使用手机。在小说中，他也一再质疑，“接受人体冷冻技术的人，在重生后还是原来的那个人吗？”从伦理角度而言，这是否摧毁了人的时间性，某种程度上，将人变成一台程序化的机器了呢？

后人文主义出现于二战之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现代批判语境之中。其理论溯源可以追溯至60年代福柯的《词与物：人文学科考古学》。福柯认为，人类“并不是像千年关切之明晰意识的国度，并不是进入长期来停留在信念和哲学内的某物之客观性之中：它是知识之基本排列发生变化的结果^[5]。”他认为人类是历史化的产物，作为某一个阶段的人类注定会被下一个阶段的历史化产物所替代。

后人类主义推翻了“人类中心主义”，并由此衍生出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多种思想。后人类主义者认为，通过人工智能、生物工程等多种现代技术，能够实现人类从自然人向非自然人（技术人、电子人、人工智能人等）进行进化。后人类主义与传统的经典人类主义主要的区别在于，它重新界定了自然界中人类的意义和存在形式。但同时也给人们提供了新的视角，促进我们重新思考人类在自然界中是否应该居于优先地位的伦理问题，同时也促使更多的人考虑生命的真正形式与价值。

《K氏零度》是从后人文视角出发，全新的角度来探讨死亡，来探讨通过高科技的技术来延长生命，改变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在小说中，作品的主人公 Jeffrey Lockhard 讲述了自己两次拜访 Convergence 这个地方，这是一个人体可以在此冷冻，并在未来的某一时刻，也就是技术成熟的时刻，将人体重新唤醒的实验室。

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德里罗用片段式、重复的、梦呓般的、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交织在一起的语言来表达 Artis 的内心活动，“但是我是我应该是谁吗。我是不是只是个单词。我是单词组成的。我努力的想知道我是谁。她知道这些单词。她是单词组成的，但她不会到如何从单词中走出去成为一个人类，成为他知道单词的那个人……”后人文主义，正是通过这种独特的内心独白，来表达人类内心的渴望，一种期待见证未来的诉求。

Jeffrey 的第一次来访，是陪伴他的继母 Artis 进行冷冻实验，尽管他表示难以接受，但毕竟他的继母身患重疾，已经无法治愈，冷冻身体是不得已的选择。但他的第二次来访，

也就是当他的父亲 Ross 自己也要选择冷冻躯体的时候,则对他的心理产生了重大的冲击,毕竟他的父亲身体健康,没有严重的健康问题,对此 Jeffrey 是无法接受,也是更加不赞同的。在这篇小说中,德里罗通过 Jeffrey 的视角,表达了自己对于现代科技所带来的后果的忧思,以及自己的后人文主义观点,他始终认为,通过技术来改变人的生理寿命以及生理年龄,是不符合大自然的规律的,对此他是持反对态度的。德里罗在《K氏零度》中,进一步的正视了死亡对于人文主义的意义,并赋予了其后现代主义的内涵。

众多批评家们都发现,德里罗的死亡观,与海丁格尔的死亡观,有着一致之处。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曾经这样评价死亡,“死去不就等于说去世或丧失在世吗?但若从根本上加以领会,死人的不在世却还是一种存在,其意义是照面的身体物还现成存在。在他人死去之际可以体验到一种引人注目的存在现象,这种现象可被定义为一个存在者从此在的(或生命的)存在方式转变为不在此在。这种存在者作为此在的终结就是这种存在者作为现场事物的端始。”海德格尔认为,“死亡确乎意味着一种独特的存在之可能性:在死亡中,关键完完全全就是向来是自己的此在的存在^[6]”。在《K氏零度》中,德里罗借助主人公的视角,展示了后现代社会中,人类的死亡观的转变,人们已经不再把死亡作为生命的终结,甚至根本就不承认生命会有终结。对于这部分人来说,肉体的死亡只是某种意义上生命的停滞,生命会在技术成熟的未来的某一时刻重新开始或者继续,技术的进步会带来真正意义上的永生。

德里罗也曾经在访谈中说过,“我现在没有年轻的时候读书那么多了。不过还是会读,主要是欧陆哲学,尼采、海德格尔等,年轻时我也阅读奥古斯丁。不过我不觉得他们影响了我的写作,我或许受到过存在主义影响,大概在20世纪60—70年代的时候”。这说明,尽管在写作中,德里罗没有主观的去使用海德格尔的观点,但他的哲学思想还是在潜移默化当中,影响了德里罗的创作。他作品中对待死亡的观点,与海德格尔的死亡理论有着直接的影响。从存在主

义的角度来说,生存只是被当下的此在,自己以抓紧或者耽误的方式决定着。生存问题是只有通过生存活动本身才能弄清楚。存在主义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人的生存问题,这里的人指的是“作为伦理主题的个人”。在《K氏零度》中,主人公 Jeffrey 和他的父亲,就是截然不同的生存状态。父亲 Ross 属于社会中的成功人士,拥有自己的私人飞机、海岛、别墅,甚至掌握了用高科技的力量来延长生命、阻挡衰老死亡的能力^[7]。

4 结论

德里罗作为美国后现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其作品特点明显,内涵丰富。他的小说作品,从消费社会,信仰危机,到身份认同,心理创伤,涵盖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从心理层面和社会层面等多个角度,深入剖析后现代社会中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危机和心理困境。

《K氏零度》作为德里罗21世纪中晚期的代表性作品,从后人文主义角度的视角,深入剖析了在后现代社会中,科技的发展给死亡带来的矛盾和冲击,以独特细腻的手法,描述了在矛盾冲突中,人类所面临的焦虑、恐惧以及默然的种种状态。德里罗在《K氏零度》中,进一步的正视了死亡对于人文主义的意义,并赋予了其后现代主义的内涵,值得深入地进行剖析和领悟。

参考文献

- [1] 周敏.“我为自己写作——唐·德里罗访谈录”[J].外国文学,2016(2):142-146.
- [2] 唐·德里罗.白噪音[M].朱叶,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 [3] Delillo Don. Americana [M]. New York:Penguin,1973.
- [4] 唐·德里罗.欧米伽点[M].张冲,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 [5] 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类科学考古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
- [6]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27.
- [7] Delillo Don. Zero K. [M]. New York: Scribner,2016.